

《诗经》水生植物祭祀与女性的关系



汪学华*, 饶耀平, 胡勇, 江雯, 钟新松, 王光铭

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云南昆明 650224

摘要:《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记录了西周时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对中国后世的文化影响深远。本文采用文献法、语料库法等研究方法, 以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为研究对象, 考察《诗经》中植物祭祀活动中的水生植物的物理特性及其与女性相关的文化内涵, 探讨中国远古女性在这些祭祀活动中从备祭到祝祷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不同阶层女性在祭品选择上的差异性。《诗经》中的植物祭祀活动具有多样性的特点, 水生植物祭品丰富多样, 祭品处理方式多元。水生植物祭品与女性主要关联于其物理特性柔与洁的共性上。女性在植物祭中参与了祭祀的准备(采摘、处理等)、献祭、祝祷的全过程, 而且在某些祭祀祖先的活动中起到主导作用; 同时, 不同阶层的女性在水生植物祭品的献祭中具有较为明显的阶级差异。《诗经》中所记载的周代祭祀活动体现了原始祭祀的阶段特征, 是中国文明由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阶级社会重要文化印记。这为从原始宗教的角度了解中国远古先民的生存状态、解读中国古典文化经典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诗经》; 祭祀文化; 水生植物; 女性

DOI: 10.57237/j.cll.2024.03.001

Female Roles in the Sacrifice of Wetland Plants Reflected in *The Book of Songs*

Wang Xuehua*, Rao Yaoping, Hu Yong, Jiang Wen, Zhong Xinsong, Wang Guangming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Kunming 650224, China

Abstract: *The Book of Songs* is the first collection of poetry in China, recording all the social aspects in Zhou Dynasty, and exerting a profound influence. Sacrifi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itual culture, as well as in stabilizing the society. Document research method and corpus method are employed to explore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and associate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wetland plants as sacrifices in *The Book of Songs*. Additionally, the female roles are also explored in the whole-process sacrifice, together with differences between females with different social status in sacrifices. The sacrifices of wetland plants in *The Book of Songs* characterize a diverse offerings and treatment of wetland plants. A shared character is observed between wetland plants and female in ancient China in the softness and self-purification. Females are observ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whole-process sacrifice activities, ranging for sacrifice collecting, treatment and presenting, and praying, with their dominance in some key sacrifice activities. Besides, an obvious difference between females with different social status is also unveiled. The sacrifice activities recorded in *The Book of Songs* illustrates transitional characters from primitive sacrifice to modern civilization, marking the social transition from a maternal system to a paternal one. It provides a new insight in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urvival status of ancient Chinese as well the interpret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cient religion.

基金项目: 国际中文教育创新项目 (21YH025CX1);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2020J0442).

*通信作者: 汪学华, xhwang@swfu.edu.cn

收稿日期: 2024-03-31; 接受日期: 2024-05-17; 在线出版日期: 2024-05-23

<http://www.chlanglit.com>

Keywords: *The Book of Songs*; Sacrifice Culture; Wetland Plants; Females

1 引言

祭祀,是原始宗教中的一个重要活动,是一种人类信仰活动,人们通过祭祀活动祈求神明和祖先保佑风调雨顺,祈祷降福免灾。同时,祭祀是礼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是了解人类生存状况的一个重要手段。祭祀活动的重要性在诸多中国先秦文献中多有记载。《礼记·祭统》:“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可见,祭祀是礼仪的重要组成,而且在礼仪的“五经”中居于首位。《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燔,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祭祀与战争是国家的大事,且祭祀排于战争之前,起到趋吉避凶等作用。由此可见祭祀活动在西周时代中国先民的社会生活各层面中的重要地位。周代先民的社会生活中有关祭祀活动的场景可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窥见一斑。《诗经》中直接或间接关联祭祀活动的诗篇,篇目众多,包括植物祭祀、动物祭祀等多种类型。

植物具有丰富的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不仅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的一个食源,也是人们生活方式和情感世界的重要媒介物,体现了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的生存哲学和价值理念。《诗经》中有关植物的叙述是后人了解几千年前中国远古先民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的来源,承载着中国古人敬畏自然、尊重自然的朴素生态观以及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诗经》中描绘的植物数量巨多,种类繁多,涵盖了丰富的植物类别。《诗经》现有 305 首诗(《国风》160 首,《雅》105 首,《颂》40 首),其中共有 142 篇涉及植物,占 46.56%,即《诗经》中有近一半的诗篇与植物有关;《国风》《雅》《颂》中分别有 83 首、50 首和 9 首诗篇与植物关联[1],占各部分的比重分别为 51.88%, 47.62%和 22.5%。清代学者顾栋高的《毛诗类释》指出《诗经》植物可分为草 37 种,药 17 种,木 43 种,谷类 24 种,蔬菜 38 种,花果 15 种。这些植物涵盖了多样化的陆生和水生植物类别,覆盖了植物的乔本、藤本、草本、禾本、木本、挺水、沉水、浮叶植物等类别。

《诗经》植物的研究成果丰硕,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 3 个方面:《诗经》植物分类与考证;《诗经》植物的对外译介中的障碍、翻译策略与传播效果;《诗

经》植物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诗经》植物的分类与考证源远流长。自古以来,学者就对《诗经》中的植物进行了分类,如清代学者顾栋高在《毛诗类释》中将植物可分为草、药、木、谷类、蔬菜、花果等类别,并统计了每类植物的种数;也有学者按植物的不同用途将《诗经》中的植物划为食用、观赏、药用和常用植物等类别。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有学者从生态植物学的角度将《诗经》植物划分为陆生、水生等类别[1]。《诗经》成书时间距今时代久远,所记录的部分植物,其称呼与现代称呼有异;有部分植物还未给出正式的拉丁名,《诗经》所涉及的 131 种植物中,确认拉丁名的植物有 127 种(有的仅有科、属名),4 种未确定拉丁名;同时,《诗经》中存在一物有多名,或一名指多物的情况[2]。自古以来有诸多学者对《诗经》植物名及其效用进行了考证。如,《诗经·周南·芣苢》中的“芣苢”,《毛传》将之释为“车前草”,闻一多[3]先生从文字学角度考证了“芣苢”实为农作物“薏苡”,此诗与女子育子的主题相关。唐廷猷[4]考证了《诗经》中与药用有关的植物,认为在西周至春秋时期用于医疗的数量不超过 30 种。

《诗经》植物的对外译介中所遇到的障碍、翻译策略与传播效果研究成果丰硕。翻译功能目的论的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妮·诺德(Christiane Nord)从翻译的功能的角度将“翻译”定义为“翻译是创作使其发挥某种功能的译语文本,……翻译使由于客观存在的语言文化障碍而无法进行的交际活动得以顺利进行”[5]。可见,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植物在不同文化中是一种客观存在,相同的植物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传达不同的文化含义,或者某些植物在其他文化中缺失,从而造成交际障碍。《诗经》中的植物蕴含了丰富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如何将《诗经》中植物所蕴含的文化内涵通过翻译有效的传达出来为译界所关注。有学者从跨文化的视角探讨在《诗经》植物的对外译介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并提出翻译策略[6, 7]、《诗经》译本中植物的翻译效果与翻译策略[8-11]、或不同外翻译本中植物的翻译及其传播效果的比较研究[12, 13]。这些研究的外翻译本多为英译本,仅见少量的俄文[14]或法

文译本[15]的翻译策略与效果研究。而《诗经》中祭祀活动中所涉及的植物的专题翻译研究尚为少见，遑论参与祭祀活动的水生植物的专门翻译效果与翻译策略的探讨。

大量的研究关注《诗经》植物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诗经》植物不仅指植物本身，而且蕴含中华民族借助植物传递丰富的情感、寄托深情和对生命的渴求。大量的研究聚焦于用弗雷泽·金枝[16]的“交感巫术”理论的视角阐释《诗经》植物的文化内涵。如，采摘植物与生殖崇拜的关系[17-19]；借采摘植物表达思念之情，如采摘卷耳以表达对远行的丈夫或情人的思念，并祈福[20]；借采摘植物赠与情人，如芍药、木瓜等，以表达爱恋[21]；借采摘植物，如蘋、藻、蘩、萧等用于祭祀祈福，对繁衍的追求[22, 23]。有学者从认知角度研究植物与女性的联系及其文化内涵，聚焦于具有强繁殖力的植物，将之类比于女性的生殖器，如闻一多先生[3]认为芣苢类似于胚胎，花椒类似于乳房，其缘由在于这些植物的繁殖力与女性的繁衍能力具有相似性[24-27]。也有研究从审美的视角分析植物的功能与意义，如王政[28]分析了植物中的“缠附”意象的审美功能，李训予[29]分析了植物与女性之间的关系。

这些研究中的植物多以陆生植物为研究对象，仅有少量学者分析了水生植物的文化内涵。蒋雯[30]分析了水生植物的物理特性，并阐释了水生植物具有先民对生命繁衍的追求和对力量的崇拜的社会文化内涵，但忽视了祭祀的功用。从祭祀的角度分析这些水生植物的研究则较为少见。

笔者于2024年2月27日按照“SU=诗经 ANDSU=植物 ANDSU=祭祀 NOT SU=翻译”这一检索式检索，共搜得31条检索记录，其中学术期刊14篇，学位论文16篇（博士5篇，硕士11篇），会议论文1篇。这些研究多从祭祀与陆生植物之间的关系切入，从认知、审美、功能等视角解读其与祭祀的关系[24, 31]。仅有少量报道涉及祭祀中的部分水生植物，学者从社会文化层面分析了水生植物的文化意蕴，如常珺[32]分析了蘩所代表社会文化内涵，于娜娜[33]分析了水生植物与湿生植物的意象。从植物祭与女性的关系视角研究诗经中的水生植物与女性的关系的研究还鲜有报道。

本文通过文献法梳理《诗经》中的与植物相关的诗篇，自建《诗经》植物语料库，筛选出与祭祀活动相关的水生植物，考察这些祭祀活动过程中的女性参与程度。

2 与祭祀相关的水生植物及其物理特性与社会文化内涵

《诗经》中的祭祀活动中涉及到水生植物的有：荇菜、蘩、蘋、芹、藻、茆等，分别出现在《国风》、《小雅》和《鲁颂》中。其中，有部分水生植物，如藻，在《国风》、《小雅》和《鲁颂》中均出现（见表1）。但《小雅·出车》中的“藻”这一水生植物与祭祀的关系未见显著相关性。因此，《小雅》中“藻”这一意象的含义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中。

表1 《诗经》与祭祀有关的水生植物

植物	《诗经》中的篇目
荇菜	《国风·周南·关雎》
蘩	《国风·召南·采蘩》《国风·邶风·七月》《小雅·出车》
蘋	《国风·采蘋》
芹	《鲁颂·泂水》
藻	《国风·采蘋》、《鲁颂·泂水》、《小雅·鱼藻》
茆	《鲁颂·泂水》

《国风·周南·关雎》这首诗被普遍认为是一首爱情诗，诗文描写的漂亮的女子水中艰难采摘荇菜的场景，将男子追求女子的艰辛类比为女子采摘荇菜的过程。但同时这也可能是一首与祭祀活动有关的诗歌。毛《传》：“公侯夫人执蘩菜以助祭，神飨德与信，不求备焉，沼沚谿涧之草，犹可以荐。王后则荇菜也。”毛亨《传》：“后妃有关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备庶物，以事宗庙也。”意谓诗中的女子（后妃）采摘荇菜，是为了备办宗庙祭祀的祭品，是敬奉神灵的，而不是日常食用。孔颖达在解释从何知道诗中在写祭祀时也说：“此经序无言祭事，知事宗庙者，以言‘左右流之’，（嬖妃）助后妃求荇菜。若非祭菜，后不亲采。……明此亦祭也。”孔颖达不仅指出了供祭宗庙的荇菜必由后妃亲自采摘的礼仪规定，而且就把荇菜直称为“祭菜”。可见“荇菜”是王室用于祭祀宗庙祖先的一种水生植物祭品，而且王后的品行和“荇菜”这一植物祭品具有一定的关联。

《诗经·国风·周南·关雎》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荇菜，多年生水生植物，枝条有二型，长枝匍匐于水底，如横走茎；短枝从长枝的节处长出。生于池

沼、湖泊、沟渠、稻田、河流或河口的平稳水域。苳菜的繁殖力和再生力相当强，兼具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的特点。它既能种子繁殖，又能用根、茎、芽繁殖。中国远古先民在长期的观察和实践经验中，认识到了苳菜旺盛的生命力和强悍的繁殖力。女子采摘苳菜用于祭祀活动中目的之一在于祭祀祈子。根据弗雷泽的交感巫术理论[2]，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因苳菜的繁殖力强，通过献祭苳菜，祈祷人希望能获得如苳菜的一样的繁殖力和生命力的特性。王室祭祀，祈求多子，这对于王室的继承作用巨大。王后祈子，不仅为自己祈祷，同时也肩负着为大众、社稷祈福的职责。先民人口繁衍不易，为了家族、种族、乃至国家的繁衍延续，采用苳菜为祭品，希望这一有“灵”的祭品能赋予祈福者能多子多福，延续一个家族、种族乃至国家的血脉。

《国风·召南·采蘩》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于涧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还归。

这是一首写妇女在沼、沚、涧这些特定的水生的环境中采摘蘩菜，用于祭祀的诗歌。蘩，白蒿，叶似嫩艾，茎或赤或白，根茎可食，大籽蒿科，古代常用来祭祀。“公侯之事”有2种说法。一指公侯祭祀之事；二指桑蚕之事[32]。毛《传》“蘩所以生蚕”，《正字通》“蚕未出，煮蘩以沃之，则易出”。宫，即宗庙。本诗严明女子在沼、沚和涧中采集蘩菜，以便盛于豆中，供宗庙祭荐之用。诸多古籍都有蘩菜用于祭祀的记载。毛《序》云：“《采蘩》，夫人不失职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则不失职矣。”毛《传》：“奉祭祀者，采蘩之事也。”“公侯夫人执蘩菜以助祭，神飨德与信，不求备焉，沼沚谿涧之草，犹可以荐。王后则苳菜也。”可见，蘩菜是公侯祭祀祖先中的祭品，同时也是蚕桑养殖中重要的辅助物品。

《国风·召南·采蘋》

于以采蘋？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维筐及筥。于以湘之？维箒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

“蘋”，《尔雅》的释义为蘋科。生于静止浅水中，根状茎匍翻泥中，不实叶具长柄，叶四片，十字形，全草能除热解毒、利小便、止血、治蛇伤及做猪饲料。藻，藻类植物，古专指水藻。“行潦”，沟中的流水之义。“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这句的意思是，在哪里采蘋？在南边山涧边。在哪里采藻？在沟中的流水中。在哪里祭祀呢？在宗室里面。可见，蘋见于河滨，藻见于

流水中。蘋、藻为水生植物祭品，经烹饪后呈现于宗庙祭祖的活动之中。

《诗·鲁颂·泂水》

思乐泂水，薄采其芹。鲁侯戾止，言观其旂。其旂茝茝，鸾声哢哢。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思乐泂水，薄采其藻。鲁侯戾止，其马蹻蹻。其马蹻蹻，其音昭昭。载色载笑，匪怒伊教。

思乐泂水，薄采其茆。鲁侯戾止，在泂饮酒。既饮旨酒，永锡难老。顺彼长道，屈此群丑。

《颂》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王室宗庙祭祀或举行重大典礼时的乐歌。《鲁颂》为颂美鲁僖公之作。在《泂水》中出现藻、芹、茆这三种水生植物。可见，除了藻外，芹、茆也是重要的水生植物祭品。芹，即水芹菜，为多年生草本植物，一般生于低湿地、浅水沼泽、河流岸边，或生于水田中，喜湿润、肥沃土壤，水芹盛产期在春节前后，正值冬季蔬菜短缺之季，在蔬菜周年季节性供应上有较大的实用价值。茆，即莼菜，生于池塘湖沼，在水质清洁、土壤肥沃、水深20~60cm的水域中生长好，具有口感圆融、鲜美滑嫩的特点，为珍贵蔬菜之一。诗中，芹、藻、茆均可在泂水这一区域采摘，作为祭品呈献于宗庙之中。这里水生植物祭品所具有的物理属性通过女性的呈献，以歌颂鲁僖公的德行。

3 祭祀对象多样性及水生植物祭品处理的多样性

3.1 祭祀对象

根据祭祀对象，可将祭祀诗分为祭祖诗和祭神诗两大类。祭祖诗和祭神诗中的水生植物略有差异。大部分水生植物祭品用于祭祖，少量的水生植物祭品也用于祭神。

苳菜、蘋、藻、蘩、茆和芹这些水生植物祭品均用于祭祀祖先。文献中指称祭祀祖先的场所为“宗庙”、“宗室”、“祖庙”等。苳菜用于祭祀祖先的植物祭品在毛亨《传》有如下记载：“后妃有关雎之德，乃能共苳菜，备庶物，以事宗庙也。”同时，《礼记·昏义》中有蘋、藻用于祭祖的记载：“古者妇人先嫁三月，祖庙未毁，教于宗室。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成之祭，牲用鱼，芼之以蘋藻也，所以成妇顺也”。可见，在祭祀祖先的活动中，《诗经》如实的记载了苳菜、蘋、藻、

蓼、茼和芹等水生植物用于祖先祭祀的场景。

同时，蓼菜也用于祭神的活动中，是一种沿袭自夏朝的习俗[32]。

3.2 水生物祭品处理的多样性

植物祭祀是先于动物祭祀的更为古老的祭祀形式[16]。水生植物是植物祭品中的重要组成。在《诗经》中水生植物祭品样式具有多样化的特征，有经烹煮后的祭祀品、腌制过的祭祀品、经燃烧的祭祀品等多种形式。

祭品烹制后祭祀祖先、神灵。《采蘋》中，“于以盛之？维筐及筥。于以湘之？维箒及釜。”“湘”在《康熙字典》中的解释为“又烹也”，即烹煮之义；“箒”在《康熙字典》中的解释为“三足釜也”，“釜”在《国语辞典》中解释为“古代的一种烹飪器具。即今之鐵鍋。”可见，周人将蘋、藻这些水生植物祭品，装在金属的器皿中烹煮至成熟可食后，祭祀神灵、先祖以祈福。这是将祭祀对象看成活人一样对待，向先祖进行祭祀的方式，是中国“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传统祭祀礼仪的体现。祭祀品中熟食成分，表明中国先民对火的使用，反映了人类的文明进程。

祭品经腌制后祭祀祖先、神灵。《礼记·祭统》曾要求，祭祀时祭品以“众物具备”为善。文曰：“夫祭也者，必夫妇亲之……备则具备。水草之菹，陆产之醢，小物备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实，美物备矣。昆虫之异，草木之实，阴阳之物备矣。”所谓“水草之菹”，水草指茼、茼、昌蒲等水生植物；“菹”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酢菜也”，即用盐腌制的菜。《诗经·小雅·信南山》中有“菹”菜的相关描述：“疆场有瓜，是剥是菹。”《周礼·醢人》中有“七菹”的记载。《郑玄注》：“七菹：韭、菁、茼、葵、芹、落、笋。”可见，茼、茼这些水生植物经腌制后祭神、祭祖以祈福。

祭品经燃烧后祭祀祖先、神灵。通过焚烧祭品，散发出浓郁的芳香上达祖先、神灵，从而告知并祈福。

《礼记·郊特牲》中“周人尚臭”的记载。《诗经》中对祭品味道的描写也很丰富。《小雅·楚茨》：“甚芬孝祀，神嗜饮食。”《小雅·信南山》：“是蒸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大雅·生民》中：“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蒸”、“亨”、“登”都是处理祭品的方式。祭神之际，祭品倾向于馨香的植物，通过燃烧诸如蓼类的馨香植物，烹制食物，产生浓郁的芬芳的香味，热气腾腾，通过香气祭祀祖先、

诱惑神灵，祭祀所要表达的虔诚便自然而然反映出来了[34]。

4 女性在植物祭祀中的作用

祭祀活动的流程复杂，总体上按祭祀流程的先后顺序要经过备祭、献祭、祝祷等环节，其中献祭和祝祷为祭祀活动的关键节点。中国远古先民在植物祭祀的活动中，按照祭祀对象以及祭祀环节的差异性，不同社会地位的女性的参与度具有差异性和阶级性。

4.1 祭品的备祭环节

植物祭品需要野外采集。在采集社会乃至农耕社会，女性是采集活动的主要执行者。在西周，社会生产力低下，女性主要负责植物类食品的采摘处理，男性主要负责狩猎动物类食物。因此，在祭祀活动中所需要的植物类祭品一般由女性负责。女性采摘这些水生植物祭品，用竹制的方筐或圆筐运回，洗净，或经过火上烹煮，以祭先祖或者神灵；或者腌制后以祭先祖或者神灵。女性在备祭环节，主要负责采摘祭品、处理祭品，这与上古时代的女性的社会分工一致。

4.2 祭祀的献祭环节

在西周的宗庙祭祀活动中，女子参与祭祀活动的献祭环节中。《礼记·祭统》：“宗妇执盎从夫人荐浣水。君执鸾刀羞哂，夫人荐豆，此之谓夫妇亲之。”从这段记载中的“宗妇”、“夫人”、“夫妇”三词语均指向女性祭祀者的性别属性。其中，“夫人荐豆”，女性将豆实献祭于宗庙之中。这表明在西周女性与男性共同参与到祭祀祖先的活动中。在部分祭祀活动中，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公侯夫人执蓼菜以助祭”，“助祭”，就是在献祭中进行辅助。这句话的意思是公侯夫人拿着蓼菜辅助主祭之人进行献祭。女性在这个环节主要献祭植物类祭品，男性则献祭动物肉类祭品等。与母系氏族社会相比，《诗经》祭祀活动的记载反应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弱化，这可能是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所遗留的重要的文化印记。

4.3 祭祀中的祝祷环节

妇女也参与到祭祀的祝祷环节中，在宗庙中主持祭祀祖先。《采蘋》中“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尸”的解释在《说文解字》中：“陈也。象卧之形。”这表明“尸”是个象形字，为匍匐在地的样

子。《康熙字典》解释为“又主也”。根据《康熙字典》的释义,为主祭祀的意思,表明主持祭祀者的身份。“季女”是少女的意思。据此,《采蘋》中描述在宗庙祭祀活动中,一位齐国的年轻的少女匍匐在地,用采集而来的蘋菜,虔诚地祭奠祖宗先人来祈福。这如实的描绘了《诗经》时代部分植物祭祀活动中女性在部分祭祀祖先活动的中参与程度,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中女性的地位总体处于依附状态中。

4.4 女性水生植物祭品的阶级差异性

不同等级的妇女所用的水生植物祭品有差异。毛亨《传》中记载:“公侯夫人执蘋菜以助祭,神飧德与信,不求备焉,沼沚谿涧之草,犹可以荐。王后则苕菜也。”在祭祀祖先的活动中,王后和公侯夫人分别进献不同的水生植物祭品。王后进献“苕菜”,而公侯夫人则“蘋菜”,不得有所逾越。处于不同社会等级的女性所使用的祭品差异性与排他性,体现了等级社会的等级性,是原始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重要的历史见证。

5 结论

水生植物祭祀品的形式多样,总体上这些祭品为“四时之鲜”,或经过火上烹煮、或经过腌制、或经焚烧等多样化处理,是原始祭祀文化向现代祭祀文化转变的重要的一个过渡阶段,可能是游牧文明向定居农耕文明过渡的重要的一个时期印记。

《诗经》中水生植物祭品的物理属性都与女性本身所具有的繁殖力的生理属性和对女性社会化的柔顺、纯洁、依附等社会文化属性联系在一起。女性在祭祀活动中参与到祭祖与祭神活动的准备、献祭和祝祷的部分甚至全过程,甚至在部分祭祀活动如祈子活动中担任主祭者的角色。这些是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过程中留下的重要的历史文化印记的佐证。

不同社会等级的女性呈献具有特殊社会文化内涵的水生植物祭品,其差异性体现了社会阶级性,这是对夏、商两朝祭祀风俗的继承,是中国阶级社会过渡中的重要历史印记。

参考文献

[1] 李慧,李文军.《诗经》中的植物漫谈[J].名作欣赏,2019(27):25-29.

- [2] 潘富俊,吕胜由.诗经植物图鉴[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 [3]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M].上海:三联书店,1982.
- [4] 唐廷猷.《诗经》中的植物与药用植物[J].中国现代中药,2020,22(04):636-640.
- [5] Nord, Christiane.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Amsterdam-Atlanta, GA, 1991.
- [6] 松冈荣志.“关关”小考——关于《诗经》的动物和植物翻译上的几个问题[J].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16(02):120-124+237-238.
- [7] 覃芳芳,陈述军.《诗经》植物隐喻意象英译的难点及解决策略[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6(05):170-175.
- [8] 刘晓梅,李林波.庞德英译《诗经》植物意象研究[J].外语教学,2016,37(06):101-104.
- [9] 初伟丽.从翻译美学角度看《诗经》婚恋诗意象的英译[J].芒种,2017(04):60-61.
- [10] 张鑫,黄婷艳.翻译规范视角下《诗经·国风》中植物意象的英译研究[J].汉字文化,2018(22):61-63.
- [11] 陈玲玲.芳草嘉木满庭香——基于文化图式理论分析《诗经》植物意象的翻译[J].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0,18(03):40-45.
- [12] 李惠然.《诗经》植物隐喻及许渊冲译法之认知探索[D].东南大学,2015.
- [13] 理雅各.《诗经·国风》韵文体英译本研究[D].南京大学,2015.
- [14] 房佳潼,杨蕊.施图金版《诗经·国风》中植物意象俄译初探[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9(06):96-99.
- [15] 姜真豪.许渊冲《诗经》法译的“赋比兴”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9.
- [16] 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金枝[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
- [17] 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 [18] 苏昕.《诗经》采摘兴象本义之考察[J].社会科学辑刊,1997(01):129-133.
- [19] 敖依昌,谭小华.试论《诗经》中的交感巫术[J].甘肃理论学刊,2013(01):143-146.
- [20] 王青.《诗经》植物意象的文化解读[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2):59-62+91.
- [21] 李丽黎.浅析《诗经》婚恋诗中的植物意象[J].名作欣赏,2014,488(36):125-127.

- [22] 郑宏. 《诗经》采摘兴象本义之探究 [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01): 54-57.
- [23] 丁佐湘, 何秋霞. 《诗经》中的植物意象及其文化解读——以“萧”为例 [J]. 新余学院学报, 2018, 23(06): 85-88.
- [24] 常彬. 从《诗经》看上古先民的生殖崇拜 [J].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02): 19-20.
- [25] 张连举. 《诗经》中的生殖崇拜密码读解 [J]. 北方论丛, 2001(03): 92-95.
- [26] 王政. 《诗经》与“植物祭” [J]. 兰州学刊, 2010(05): 158-165+177.
- [27] 陈冯涛. 从《螽斯》《芣苢》窥探《诗经》反映的生殖崇拜 [J]. 名作欣赏, 2014(02): 69-70+73.
- [28] 王政. 《诗经》中的植物“缠附”: 审美喻意及文学人类学意义 [J]. 农业考古, 2011(04): 165-169+180.
- [29] 李训予. 《诗经·国风》中的植物意象与女性美 [J]. 许昌学院学报, 2016, 35(01): 54-56.
- [30] 蒋雯. 《诗经》中的水生植物意象探析 [J]. 宿州学院学报, 2017, 32(03): 68-71.
- [31] 孙秀华, 廖群. 馨香的庄重与浪漫: 《诗经》芳香植物解读 [J]. 理论学刊, 2011(04): 115-118.
- [32] 常珺. 《诗经》时代祭祀研究——兼论以《采芣》为代表的植物祭 [J].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5, 28(04): 62-65+175.
- [33] 于娜娜, 王莹莹, 俞静漪. 历史典籍《诗经》中的水生植物和湿生植物意象探析 [J]. 湿地科学与管理, 2022, 18(05): 54-57+61.
- [34] 孙秀华. 诗经的采集文化研究 [D]. 济南: 山东大学, 2012.

作者简介

汪学华

1979 生, 文学学士, 理学硕士,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生态文化, 民族文化

E-mail: xhwang@swfu.edu.cn